

国学一本通

钟情闺房山水之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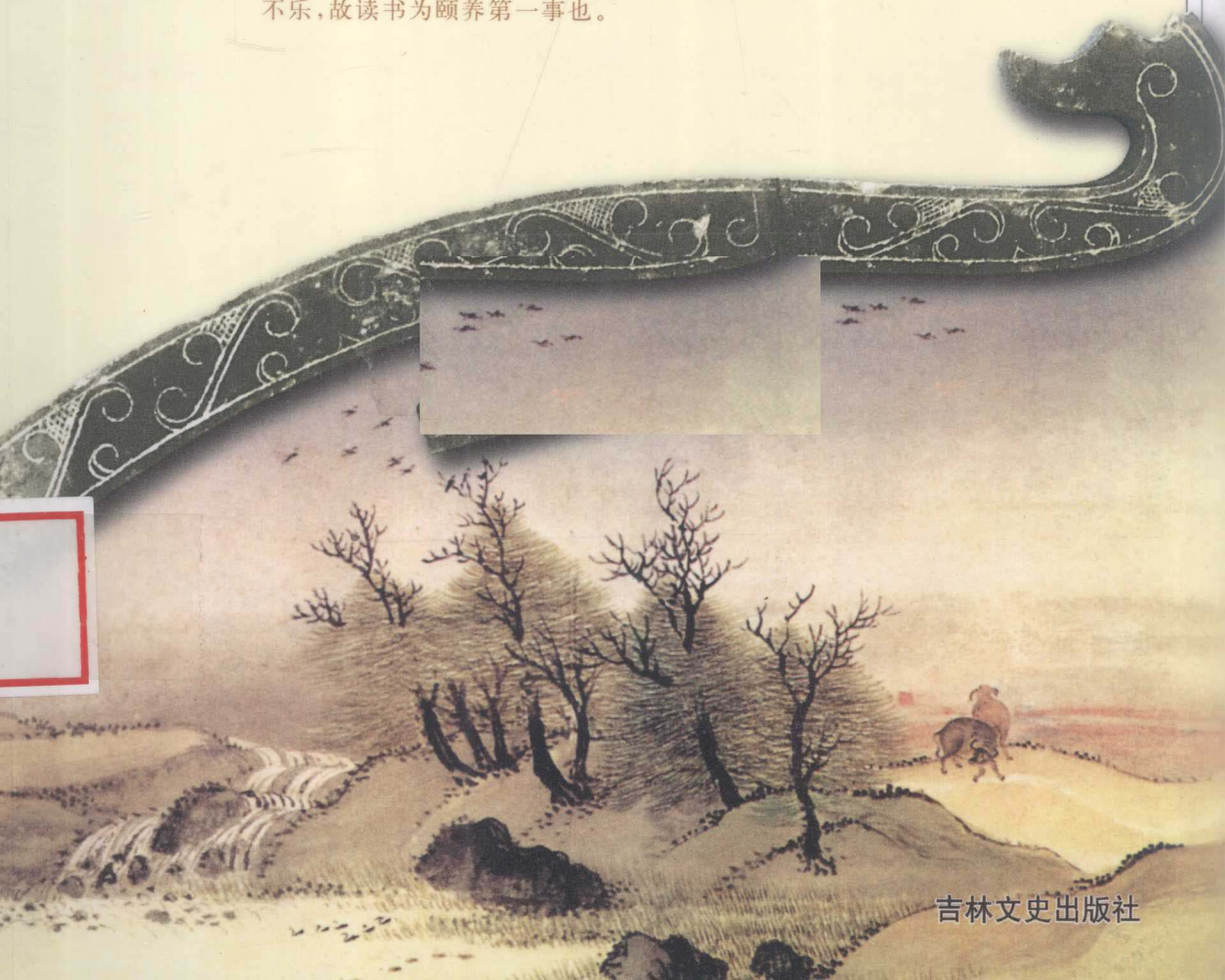
彩图全解

潜心怡情养性之法

浮生六记

【原著】沈复 【译评】马一夫

镇日不观书，则起居出入，身心无所栖泊，耳目无所安顿，势必心意颠倒，妄想生嗔，处逆境不乐，处顺境亦不乐，故读书为颐养第一事也。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I264.9
S398

国学一本通

浮生六记

沈复◎原著 马一夫◎译评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原著;马一夫译评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9.4

(国学一本通/徐潜主编)

ISBN 978-7-80702-934-2

I. 浮… II. ①沈…②马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②浮生六记—注释③浮生六记—译文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8159号



浮生六记

出版人/徐 潜

出版发行/吉林文史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 www.jlws.com.cn

主编/徐 潜

原著/沈 复

译评/马一夫

项目负责/王尔立

责任编辑/王尔立 樊庆辉

责任校对/李洁华

装帧设计/李岩冰 刘纯青 赵 恒

印刷/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次/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720mm×1000mm 1/16

字数/280千字

印张/14

书号/ISBN 978-7-80702-934-2

定价/19.80元

前言

明清以降，文坛各体竞秀，笔记体小说和随笔于其间奇峰突起，佳作联袂而出，一时蔚为大观。沈复所著《浮生六记》，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，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，百十年来，一直是文人雅士喜爱的闲情妙书。

沈复，字三白，苏州人，生于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卒年无考。沈复生于“衣冠之家”，钟情闺房之乐，留恋山水之趣，广交名人雅士，出入青楼酒肆，放浪形骸，无功业见之史籍。以传统标准量之，沈复无疑是极不成功的败家之子，几近一无是处。然而，“祸福相依”，沈门之不幸，却玉成了文坛之一大幸。中年以后，尤其是其爱妻陈芸死后，沈复将半生游历和家庭生活的情景付诸笔端，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妙书《浮生六记》。

《浮生六记》成书并流行于世，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。一直被某些人视为“香艳小说”。其实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《浮生六记》确有其香艳的一面，若仅以表现夫妻情趣相投、恩爱意浓、夫唱妇随生活的第一记《闺房记乐》而言，自可视为香艳之经典情话之楷模；设若综观全书，视其为香艳之作则大谬不然了。

《浮生六记》的取名，得自于李白的诗句：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，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体悟和感慨。从内容来看，全书按不同的专题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作者一生的经历，字里行间保持了作者的真性情真面目，准确地说，《浮生六记》实在是一部相当完满、别具风采的自传文。古往今来，中国不乏著名的自传文字，但像沈复《浮生六记》这样的自传却并不多见。

此书自刊布流转以来，一直为文人雅士所钟爱，好评如潮，经久不衰。在当代，亦不乏知音。据传在香港，《浮生六记》曾一度被学校指定为学生课外必读书目。作家贾平凹对此书情有独钟，并写进了著名小说《废都》之中。但是，《浮生六记》并非十全十美，白璧无瑕，阅读者且不可不加分析甄别地全盘肯定，悉数尽收。



浮生六记



目录



闺房记乐 〇〇六

闲情记趣 〇三六

坎坷记愁 〇五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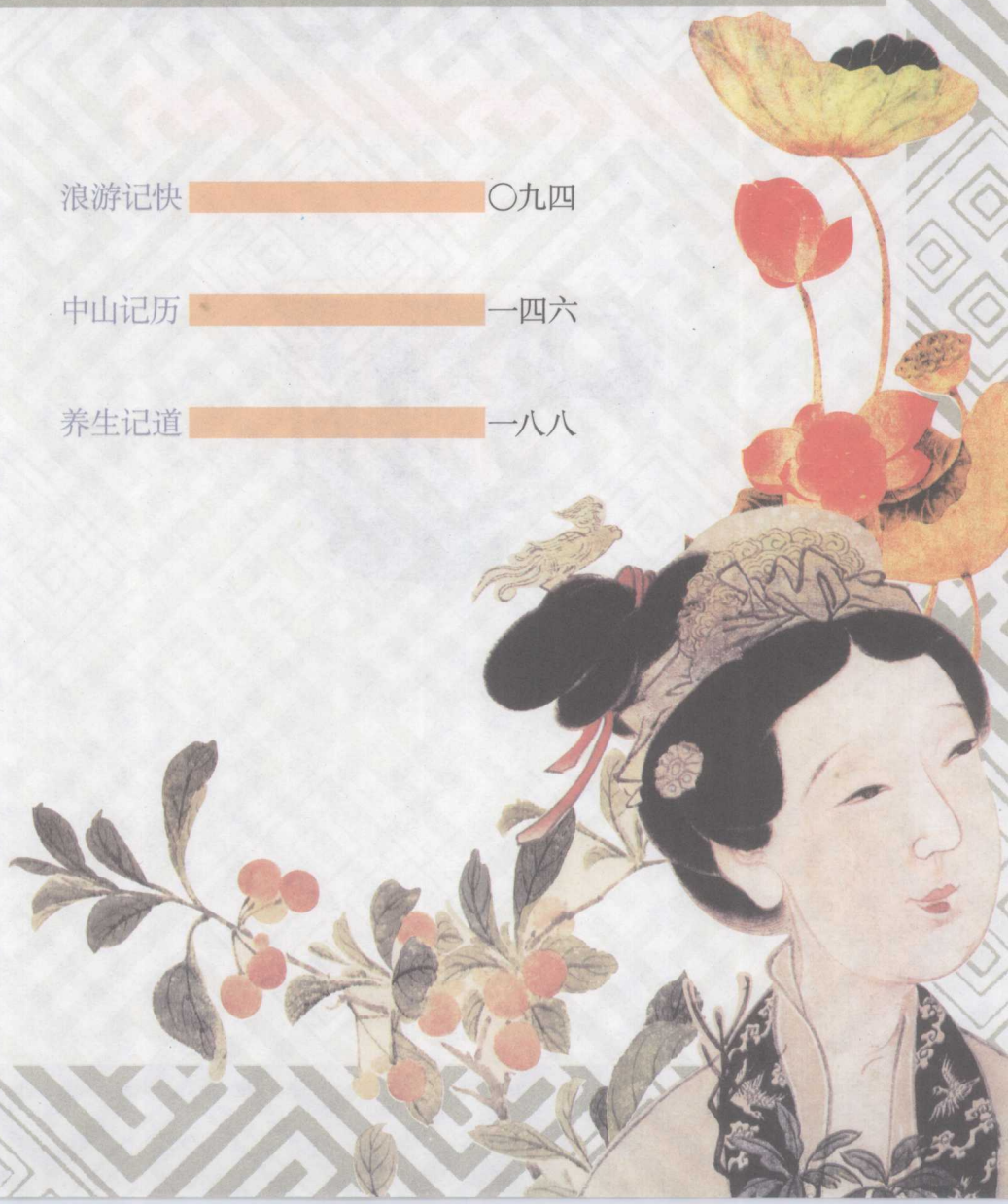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浪游记快 〇九四

中山记历 一四六

养生记道 一八八



闺房记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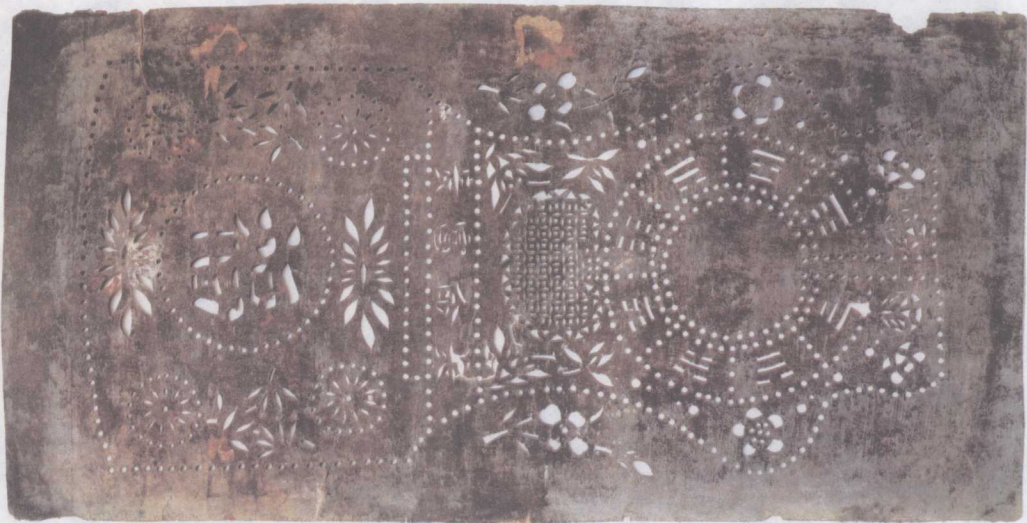
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波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，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译文



我出生于乾隆癸未年（1763）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我的家庭又是官宦门第，居住在苏州沧浪亭旁边，老天对我的厚爱，可以说达到了极致。苏东坡说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如果不用笔墨把它记录下来，未免辜负了苍天对我的厚爱。由于考虑到《关雎》排列在《诗经》三百首的第一篇，所以我也将描写夫妇的篇章排在了第一卷，其余的内容我将依次慢慢道来。惭愧的是我少年失学，没有多少真才实学，不过是将实情实事记录下来罢了。如果一定要考究文章的文字章法，那就等于责怪一块污垢的镜子为什么不明亮，有点强人所难了。

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，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娴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篋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。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译文



我幼年时与金沙（今江苏南通）于家的女子定了亲，不幸于氏八岁时夭折了；后来娶了姓陈的女子为妻。陈氏名字叫芸，字淑珍，是舅父陈心余先生的女儿。陈芸生下来就十分聪明，学说话时，教她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很快就全背会了。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，陈芸与母亲金氏、弟弟克昌相依为命，家境贫寒，生活十分艰难。陈芸长大后，擅长刺绣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她的一双手来维持，克昌的学习费用也从来没有短缺过。有一天，在放书的竹篋中找到一本《琵琶行》，对照记忆一字一句地认，这才开始识字。利用刺绣空闲坚持不懈，渐渐学会了吟诗作文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这样的好诗句。

我十三岁时，随母亲到舅母家探亲。与陈芸两小无猜，亲密无间，看见了陈芸的诗句。虽然赞叹她的才思隽秀，暗暗担心她的福分不深，但是，心中对她的钟爱不能消除，于是向母亲说：“如果要给儿子挑选媳妇，非淑珍姐姐坚决不娶。”母亲也爱陈芸温柔和顺，当即就脱下金戒指为我们定了亲。这一天是乾隆乙未年（1775）七月十六日。

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。乃藏此专诗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译文



这一年冬天，正值陈芸的堂姐出嫁，我又随母亲前往舅母家。陈芸与我同岁比我大十个月，从小姐弟相称，所以仍然称她为淑姐。当时只见满屋的人都穿着鲜艳的衣服，唯独陈芸一身素淡的平常衣裤，仅穿了一双新鞋而已。只见鞋绣制得精美巧妙，询问后得知是陈芸自己做的，这才晓得她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仅仅表现在笔墨上。陈芸的肩膀削滑圆润，脖项修长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之间神采飞动；唯有两颗牙齿微微露出，似乎不是很好的相貌。陈芸身上有一种缠绵的姿态，令人销魂失魄。

要来她的诗稿观看，见有的仅有一联，有的只是三四句，很多是没有成篇的半成品。问她是什么原因，陈芸笑着说：“没有老师指点的作品，希望得到知己而且堪为老师的人把它修改完成。”我开玩笑在她的诗稿上写下了“锦囊佳句”题签（用唐代诗人李贺的典故），却不知不能长寿的危机已经隐藏在这里了。这天夜里，把迎亲



的客人送到城外，返回家中已是三更天气。肚子饿了找东西吃，女仆递给我枣脯，我嫌枣脯太甜。陈芸偷偷拉了一下我的袖子，我就跟着她来到她的卧室，见藏有热粥还有小菜。我高兴地举起筷子，正要吃粥，忽然听见陈芸的堂哥玉衡叫道：“淑妹快来！”陈芸迅速闭上房门说：“我已经累得不行了，马上就要睡觉。”玉衡侧着身子硬挤了进来，看见我正准备吃粥，就斜着眼睛笑着对陈芸说：“刚才我向你要求吃粥，你说‘已吃光了’。藏在这里是专门等你的女婿呀？”陈芸非常难为情，迅速躲开了，众人见状便哗然大笑。我也感到很生气，就和老仆人一起先回家了。

自吃粥被别人嘲笑以后，我再去她家，陈芸总是立即躲避开来，我知道她是怕又引起别人的笑话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廿二日花烛之夜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，大醉而卧，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

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惟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

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；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译文



到乾隆庚子年（1780）正月二十二日结婚的那天傍晚，看见陈芸的身材依然与往日一样瘦弱单薄，揭去盖头，二人相视，见她脸色鲜艳美好。成婚仪式结束后，与陈芸并排坐着吃晚饭，我在桌子底下偷偷握住她的手腕，只觉得温暖滑润，胸中不由自主地怦怦乱跳。让她吃腥荤东西，陈芸说正是她的斋戒日，已坚持好几年了。暗暗计算陈芸开始吃斋的时间，正是我出水痘的时候，因此对她说：“我现在浑身光滑鲜嫩，姐姐是否可以从此开戒呢？”陈芸满目含笑，点点头答应了。



二十四日是我姐姐出嫁的日子，因为二十三日是国忌日，不能奏乐欢庆，所以二十二日晚上就为姐姐的出嫁设宴款待亲朋。陈芸到大堂去陪宴，我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饮酒，猜拳行令总是输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，早早就睡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早晨，陈芸早已起床，正在梳妆。

二十三日亲戚朋友络绎不绝，到上灯后才开始奏乐欢庆。二十四日子时（夜里十二点），我以新娘舅的身份送姐姐出嫁，丑时末（相当于凌晨三点）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灯残人静万籁俱寂。悄悄进到卧室，见伴娘在床下打盹，陈芸卸了妆但还没有睡觉，点着明亮的银烛，低垂着颈项，不知是什么书，竟让她看得如此出神。于是抚摸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姐姐连日辛苦，为什么还孜孜不倦读书呢？”陈芸连忙回过身站起来说：“刚才正准备睡觉，打开橱柜找到了这本书，读着读着居然不知不觉忘了疲倦。《西厢记》的名字听着很熟悉，今天才见到，真不愧‘才子书’的名声，但是描写得未免太轻薄露骨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正因为是‘才子书’，笔墨才能做到轻薄露骨。”

伴娘在旁边催我们睡觉，就让她关上门自己先睡去。于是和陈芸并肩坐在一起戏耍调笑，恍惚间就像密友重逢。玩笑着把手伸进她的怀中，也觉得她的心在怦怦地跳。因此俯在她的耳朵上说：“姐姐为什么心怦怦跳成这个样子呢？”陈芸只是回眸微笑，并不答话，我便觉得一缕情思飘摇进入了魂魄；拥抱陈芸进入帐中，不知不觉中东方已白。

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嗽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诗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

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设相迂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时到馆，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。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

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多半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

译文



陈芸作新媳妇时，最初特别沉默，很少说话，从来不起气。和她说话，她只是微笑罢了。她以恭敬的态度侍奉长辈，与下人相处也十分和气，做事井井有条，从未有一点点闪失。经常是看见晨曦映照到窗子上，便披上衣服急忙起床，就像有人呼唤催促一样。我笑她说：“现在不像偷着吃粥那时候，何必还怕别人嘲笑呢？”陈芸说：“昔日藏粥等着你吃，一时传为话柄。现在并不是害怕被人嘲笑，而是担心公婆说新娘子懒惰啊。”我非常想留她和我同床而眠，但更敬佩她行为的端正，因此也就随着她早早起床了。自此以后，我与陈芸耳鬓相磨，亲密得如同形影相随，爱恋之情是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的。



然而，欢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，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。当时，我父亲沈稼夫在会稽府（今浙江绍兴）任幕僚，派专人把我接到会稽，拜武林（杭州的别称）人士赵省斋先生为师，学习读书。先生循循善诱，我现在还能提笔写字作文，全是赵先生的功劳。回家完婚的时候，原来说定了老师也搬到家里来教我。听到要我去会稽读书的消息后，心中十分惆怅，担心陈芸会在别人面前流泪。不料陈芸反而强装笑颜来劝慰我，勉励我，替我收拾衣物整理行装。当天晚上，觉得陈芸的神色与往日相比，只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罢了。就要分别了，陈芸小声对我说：

“无人在身边照顾你，你要自己小心！”

登上了船，解开了缆，告别了陈芸起程，正是桃李争艳的阳春季节，而我却恍惚像离群的林鸟，天地间的美景在我眼里竟是另一派凋零的景色。等我到了书馆，我父亲很快就渡江东去了。

孤身一人在会稽住了三个月，就像十年一样长久。虽然陈芸时常有书信来，但总是我去两封她回一封，信上写的多半是一些勉励之词，剩下的便是一些客套。使我心中总是怏怏不乐。每当清风摇动院里的翠竹，月光下芭蕉的影子映上窗户，对景怀人，我总是情不自禁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道我的情况后，立即给我父亲写了信。先生给我出了十道题，让我暂时回家去自学。我高兴得如同囚徒获得了赦免。



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。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。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纓，浊斯濯足”意也；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注来不绝。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，禀命吾母，携芸消暑于此，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，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，庐陵取其宕，三苏取其辩。他若贾、董策对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

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，惟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。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

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，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波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，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芸笑曰：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。”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相与大笑。

余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，就汉、晋人中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

译文



登上回家的船，反而觉得一刻竟像一年那样长。总算回到了家，母亲那里问安后，进到自己的房间。陈芸站起来相迎，手握手未